卷施閣集

卷施閣甲乙集目録 并自叙

少湔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悔尤泉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參乎九流亮吉識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曾參孝已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

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即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尚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

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即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凝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即云有生死乎人雖亾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獘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届其時不

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合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即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即伏一死之機雖

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耋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即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塗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塗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塗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雞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

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旣出人旣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紓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久病者較晝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益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飮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嬗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飮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

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十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即百年之境也茍能靜體一

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其畏官法也尚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

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尚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爻見則可謂知所畏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爻見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即不孝雷應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頓而不能恕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强而擊弱乎畏强而擊弱尚得謂雷乎世

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即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奬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既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于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

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斃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骼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亾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

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籧篨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籧篨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醜柔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

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尚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尚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甯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户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

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户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間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則增至十倍

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閒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廪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為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

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即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即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

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終歲勤

勤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尚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鰐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鰐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鰐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鰐熊

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强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鰐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鰐則殺蛟鰐熊羆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鰐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貒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攬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猘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

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蟣蝨馬牛羊亦然蟣蝨之生還而自嚙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蟣蝨以還而自嚙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

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袵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澣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縠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

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嚚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囬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囬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即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

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祟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祟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强弱氣强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祟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祟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即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即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為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

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

廡亦模岑崿斬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僾乎如有見愾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即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傚人子姪之狀頼川之鬼又慣傚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豈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天壽秉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即能多斲削之即能

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斷俐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斷俐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即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矣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嗇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啟期抱犢子榮啟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闥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騖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夭壽由于所秉之强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强加以保

攝焉即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漑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猶人所秉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秉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桀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寂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寂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

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即可以緩則蜉蝣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

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禀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十百年即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即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

矣至偃息之候而强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即或
强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即精神至
强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
之候而强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即或强其舉動
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
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
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
其有知而飮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
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
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
遷徙之苦即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

志之雖窠老人惛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即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尚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尚易而富貴者則差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尚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

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鐃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緦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鐃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尚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鐃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寃釋罪之語是眞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

莫可釋寃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尚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鐃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謚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弊亦尚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名類皆聰頴拔萃之人也聰頴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

之一字即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皆非己所能預也已尚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獘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

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刦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

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嫗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餽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嫗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

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尚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

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遷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遷升爲丞尉守令其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尚可有益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絶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

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即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蠭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即間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淩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即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甯缺無濫而已盖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

邑多數十百虎也毋甯減之又減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嚚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即官府之營求亦尚有數而胥吏則所謂無厭者也况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歛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艶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鵷鸞孔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巳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覩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覩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

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人亦當鑒于艸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驚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真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襁保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飮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

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眞乎抑有知識之時眞乎必將曰孩提襁保之時雖眞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眞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眞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盱盱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瞋瞋可謂眞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眞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醴從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

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繈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緦緦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剟魚之翅以作食蟒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荈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燠之用於艸則香山浦城閩粤二種鬥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异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娭醫

所掌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即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絫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自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柹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

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曾孫用懃校刊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學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正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尚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

揚都賦歲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爵于趙王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歲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　東觀漢紀戴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摯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　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

朝作兩桃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

又引漢儀有正會禮　藝文類聚稱晉咸康起居注咸

康七年十二月尚書樂談奏八年正會儀注　世說晉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　藝文類

聚稱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當赴元

會　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茭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

以禳惡氣　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

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于宮　按歲旦一

本作歲朝通典引晉書亦同

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 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書云元正首祚

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 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爲端其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胄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 晉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尚書大傳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　漢書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

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羮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屛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貽登高賦詩注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　北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郞董勛荅問禮俗云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愧焉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　月令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春秋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按宋書禮志云魏世南郊日値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葢卽本穀梁說　左傳啓蟄而郊　宋書禮志晉武之世

郊日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皆有別議又云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校自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姚辛通典引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上

帝于圜丘不復用正月上辛（祀地祇亦定用夏日至）迄今因之

又按晉書禮志稱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康成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　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　文選潘岳籍田賦伊晉

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

按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靜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

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

午故以午祖也　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

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　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

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　按此則魏以後祖或皆

用酉日

十五日謂之望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

戸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梭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記引亦同攷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鐙是其遺事今攷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是祠太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夜遊觀鐙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如此餘可類推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

膏粥以祠門戶　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

又謂之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桉上元中元下元本道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實錄云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尚無有列及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屬宋陳元靚歲時廣記非宗懍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　荆楚歲時

記稱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

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攷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

堅所據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係另摘二字標目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詩以社以方　周禮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　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　按社

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名諸戊午乃社白六帖引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杜祐亦云周初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于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丑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此葢五行生尅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廙春可樂云吉辰兮土戊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日爲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

皆承用戊日可知 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社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吳俗社日則卒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膢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離膢

玉篇膢飲食器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藝文類聚稱陸翽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

及麥爲酪擣杏仁作粥　白六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
節城市尤多鬥雞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　藝文類聚
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以習輕蹻
者　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攷太平御覽引
劉向別錄寒食蹋蹴黃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
與鞦韆同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
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
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
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葢周之舊制其以爲子
推者始于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
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爲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

介子推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衆感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云周斐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并州一方之俗不足以概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火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而始可知又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綏推古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

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陸翽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後漢書注稱韓詩辟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䰟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　漢書孝

武衛皇后傳帝祓灞上還注應劭曰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　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釁潔之也　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日官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　沈約宋書禮志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　荊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粁以厭時氣注論語云莫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及上除采艾及柳絮　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潔之

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
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　桉沈約云自魏以後但
用三日不用上巳今攷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束晳云
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
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
華集有上巳篇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
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
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
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

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雩在周之六月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　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

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雩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雩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

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大戴禮記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又云蓄蘭爲沐浴也　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愁在

五月之望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爲大端陽初五日爲小端陽　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藝文類聚稱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桉此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爲五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縣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鴝鵒教之語北堂書鈔稱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桉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攷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

夏小正是也見于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于傳記者二田文母嫛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深又云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日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稱感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

也若云爲原而作則五日煮肥龜又何說焉又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一競渡也旣以爲采藥而設又以爲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因采藥亦非爲屈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而歲時記稱邯鄲淳曹娥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則東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爲伍君及婆娑神與屈原復無

所涉是又可不必置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歷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火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　初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六月已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

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風俗通曰戶
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荊楚歲時記六月伏日
並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
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
來有之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
祖禰　按夏小正六月煮桃傳煮以爲豆實也蓋即後
世薦麥瓜食湯餅之刱始

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
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　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
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北堂書鈔稱周處風土記俗重

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懐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燿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　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葢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畧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

傅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為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符應　桉俗謂七月七夕為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攷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為二星辰當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傅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鑠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不經卽謂神仙迂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

請畢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其日或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也又云王母遣青衣女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則謂七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冶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于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公王子喬亦可

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爲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鬧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猗蘭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月日皆屬陽古人以之爲良會後遂附會爲牽牛織女事也夏

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禊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　李善注稱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荊楚歲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

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贈遺按中秋節唐初尚
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
列入若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
國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各賞以馬布及武夷
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魏眞人等會山頂宴集數
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
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享
燕高會白六帖稱魏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
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金之節講武習

射象立秋之禮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攷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績衛尉士孫瑞等始爲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尚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末可知　又桉古人

每以雙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葢仿于三代自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　又按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隋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王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蔡邕月令章句莫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輿地

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
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
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可
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廣雅臘索也　左傳虞
不臘矣杜預注臘歲終祭眾神之名　禮記月令孟冬
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
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
初臘正義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
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

也　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
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
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
氣也　初學記稱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
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
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祖以
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
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
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　又云
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
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按此則魏蓋

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　晉宋舊事引魏名
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
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　江表傳吳以爲
土行用未祖辰臘　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
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藝文類聚稱養生
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卧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
中可除溫病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
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
士以逐疫其日並以豚酒祀竈神按據月令則臘本在
孟冬之月嬴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

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䄍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䄍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䄍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䄍者止可以十二月爲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爲非可云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又自荊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

以二月二日爲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

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　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修賀君師　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旣非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日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　晉書循吏曹攄傳歲夕攄行獄　荊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事文類聚稱風土記云除夜祭先竣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北齊書季冬晦日選人子弟赤幘皁褠衣執鼗鼓百二十人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

不同今以月令呂不韋等書攷之當以時訓解爲準
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
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校
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校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
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　初學記稱孝經
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　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
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　孝經鉤命決曰
立春勅門闔無關鑰以迎春之精　續漢書禮儀志立
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愼微動作
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校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
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

之謂也　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後十五日爲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艸木萌動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　桉漢始以雨水爲正月節漢書律歷志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曰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曰驚蟄是也

又十五日爲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

林鐘

又十五日爲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㽔賓　周禮春分之日祭馬祖　按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之也　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太平御覽稱齊民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爲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

五日虹始見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吕桉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與時訓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歷律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昴八度清明注今曰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爲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　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　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

三月溫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爲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爲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

三禮義宗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盈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又十五日爲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　宋書循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爲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日

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　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是日浚井改水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是日改水　三禮義宗夏至爲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兆故謂之至也　荊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糉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又十五日爲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

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
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
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既極故暑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
又五日大雨時行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
音比大蔟　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
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
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又十五日爲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

寒蟬鳴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　三禮義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

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國語處暑之旣至蝱蠽之旣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

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戸又五日水始涸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　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　周禮正義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

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

桉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而符瑞圖云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今攷淮南王書廣莫風後不周風四十

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

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鶡鴠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茘挺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　歷義疏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

又十五日爲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　淮南王書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續漢書禮儀志冬至鑽燧改火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日在外衡牽牛之初　說文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者也　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旦之儀又云其儀亞于歲朝校魏晉時則有大小之別元旦稱大會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　歷義疏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于陽太陰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巳極故曰冬至　北堂書鈔稱西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

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爲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鵲始巢與時訓解稍異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　三禮義宗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爲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于小故謂之大十

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曾孫用懋校刊